

「歐洲劇場獎」特稿

最令人回味的 竟是大師的十五分鐘

■ 劇場獎頒獎禮在當地電視台同步轉播。 陳國慧攝



■ 十五屆歐洲劇場獎主要會場是當地的國立劇院。 陳國慧攝



■ 劇院大堂不時有由非專業演員演出的莎劇供大眾欣賞。 陳國慧攝



■ 大會為每位得獎者策劃由不同講者參與討論的專題講座。 陳國慧攝

於今年四月底在羅馬尼亞的克拉約瓦 (Craiova, Romania) 舉行的第十五屆「歐洲劇場獎」，獎項得主、瑞典著名編舞家麥斯·艾克 (Mats Ek)，原定計劃在活動最後一晚的頒獎禮親自上場，編演一段特別為劇場獎而創作的芭蕾舞《羅馬尼亞的記憶》(Romanian Memory)，可惜最後年事已高的艾克因事取消演出，節目改為播放以蕭菲·紀蓮 (Sylvie Guillem) 為主角的錄像《再見》(BYE)。

雖無緣一睹大師親身演繹，卻無礙一眾參與劇場獎的藝評人、文化人和觀眾對這位擅長重新演繹經典芭蕾舞碼，卻以反思性別角度切入與推演，以強烈視覺效果顛覆傳統想像的編舞家致以最深的敬意；加上由瑞典資深舞評人瑪格麗特·沙朗臣 (Margareta Sorenson) 策劃的研討會，重要作品選段的播放，以及艾克親自發言，令與會者格外珍惜與這位已宣佈退休的殿堂級編舞家對話的機會。 文、圖：陳國慧

事實上，這個歐洲重要劇場獎項以往的得主多是擲地有聲的戲劇編導，香港觀眾較熟悉的包括英國導演彼得·布祿克 (Peter Brook)，其作品分別於近年在香港和澳門藝術節上演；德國編劇海納·穆勒 (Heiner Müller)，其被視為當代劇場先鋒經典之作的《哈姆雷特機器》最近就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搬演；至於2013年由康文署主辦的「世界文化藝術節——東歐芳華」則帶來了兩屆得主的作品：《假面·瑪莉蓮》由當代波蘭劇場重要推手克里斯提安·陸帕 (Krystian Lupa) 執導，而《凡尼亞舅舅》則是由俄羅斯劇場殿堂級導演李維·朵金 (Lev Dodin) 執導。至於其他得主如彼得·史坦 (Peter Stein)、羅伯特·威爾遜 (Robert Wilson)、哈洛·品特 (Harold Pinter)、羅伯特·利柏殊 (Robert Lepage) 的作品，香港觀眾亦不只一次有機會觀賞。

這張名單開出來像是當代歐洲劇場領軍者的一次檢閱 (當中除了威爾遜和利柏殊外都是歐洲劇場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有着在美學上別具一格的探索性和開創意義，在劇場獎成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 (1986年) 剛好沉澱成熟。因此在鼓勵推動「文化交流」和「促進民族間理解」的大前提下，透過劇場獎，這些已經為國際劇場界所認定的頭號人物成爲一種符號，凝聚 (西方) 文化上的力量，並進一步鞏固歐洲劇場文化作爲指標的姿態。當然獎項的頒發也代表了一種美學高度，不過歷屆評審團的成員爲分別來自不同國家的劇評人、學者、策劃人等，因此劇場獎評鑑的角度亦不見得只有單一的美學取向；當中亦仍然以男性，特別是參與導演這崗位的藝術家爲主導，只有首屆得主亞莉安·莫虛金 (Ariane Mnouchkine) 和第七屆得主羅娜·包殊 (Pina Bausch) 是女性；另一方面，對於當代劇場的定義，劇場獎似乎仍然是守在戲劇的框架內，雖然包殊和艾克作爲編舞家是提供了開闊的空間，但其實兩人的作品都帶有強烈的戲劇性。

鼓勵劇場新趨勢

在資深劇場大師列陣的同時，劇場獎於1990年起，同時頒發「新劇場現實獎」(Europe Prize New Theatrical Realities)，每年都有多位來自劇場不同崗位的中生代藝術家，在實驗劇場創意、形式和帶領發展新趨勢方面有貢獻者獲獎，得主亦不限於個人。如果大師名單是在想像之內，這張名單則令人更感

興味，甚至更引起討論話題。今屆得主包括德國導演安德烈·克里根堡 (Andreas Kriegenburg)，他執導「新文本」代表人物黛亞·洛兒 (Dea Loher) 的《失竊的時光》，去年曾獲選在「台北藝術節」上演；而被譽爲法國鬼才編導的喬埃·波默拉 (Joel Pommerat) 亦獲獎，其作品曾在牛棚劇場以讀劇形式搬演，台灣亦在去年上演了其亞洲首演的作品《仙杜拉》。

克里根堡相當擅於處理奇觀式的舞台，大型裝置的設定爲整個作品定調，在其作品的研討會上大量播放的選段相當有吸引力，討論由德國導演和劇場文學指導胡力茲·關哈 (Ulrich Khuon) 策劃，邀請了編劇洛兒和曾與他合作過的演員分享，是其中一節相當有啟發性的討論會。相對來說，特別邀約在劇場獎期間演出一場由他執導的萊辛 (G.E. Lessing) 寫於一七七九年的劇作《智者納坦》(Nathan the Wise) 就令人失望。固然奇觀式舞台以一間大屋作爲主體仍然是焦點所在，但大量與宗教有關的敘事在未能配合得宜的字幕和相當糾結的英文翻譯下令觀眾不知所以，而演員能量低調的發揮也使調度顯得空洞無力，加上在當地一個社區會堂式的場地上演，亦令作品未能展示導演的功力。至於波默拉的作品雖未有上演，但其研討會則以簡約的讀劇形式展示文本語言的魅力，可惜讀劇是以法語和羅馬尼亞語進行，而即時傳譯亦未能全部配合，大會也沒有提供文本英語翻譯，這些細節如有適當安排對大部分與會者來說會更貼心。

國際劇場活動的翻譯配套相當重要，但往往最不容易處理。「現實獎」的另外三位得主是蘇格蘭國家劇院 (National Theatre of Scotland)、西班牙劇作家尤漢·梅約加 (Juan

Mayorga) 和匈牙利導演維多·保鐸 (Viktor Bodo)，其中以保鐸最爲年輕。三場相關研討會主要是以對話和演講進行，即使保鐸其實在影像方面亦有所探索，但策劃人卻沒有提供太多這方面的探討；而翻譯員在不同語言間疲於奔命亦影響了傳譯質素。保鐸在頒獎禮上以匈牙利語發表感言和爭取機會說明當地劇場工作者受壓迫的現況，但大會就未有預先配合，最後保鐸只有臨時把他的專用翻譯拉上台。有配合演出的蘇格蘭國家劇院和梅約加讓與會者較有機會認識其創作，《(在地球的)最後夢想》(Last Dream (on earth)) 在聽覺上搶灘，觀眾戴着耳機欣賞演出，對演員在聲音和聲線上的要求完全不同於一般劇場處理，甚至連呼吸聲亦計算在內，令文本講述難民爲生存而押上生命的處境充滿想像空間，可惜這種想像並未貫徹到底，最後的宇宙意象出落未免太直白。至於梅約加的《雷克雅未克》(Reikiavik) 透過一場棋局對壘開展大量有關權力遊戲的討論，文本的深意卻在演員相對乏力和調度單薄的呈現下顯得溫吞尷尬。

劇場獎恐難續辦

事實上這次「現實獎」得主帶來的作品並不盡理想，他們爲何獲獎亦令人好奇。身爲多屆劇場獎評審的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榮譽主席金潤哲教授，在與筆者分享時亦坦言這種情況在過去幾季沒出現過，是年作品質素參差也着實令人感到可惜。然而金教授也表示評審並非頒獎予創作人的單一作品而是其整體成就，最後得獎者能帶來劇場獎節期上演的製作，多是在檔期和資源上能配合而往往並非其代表作。不過在尚未知道劇場獎下屆能否續辦的情況下，今年的失色是有點遺憾。

這兩個活動在兩星期內接連由當地文化部主辦，爲這個離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三小時車程的平靜小鎮帶來一陣文化動力。當地政府爲將當地在二零二一年打造爲歐洲文化首都做了很多基礎建設功夫。金潤哲教授笑言四年前來訪時市內街道骯髒，流浪狗睡了一地，現在政府把市內多條街道關作行人專用區，包括在國立劇院對面的空間，也翻新了周邊建築物，地下開滿餐廳和酒吧，雖然欠缺國際機場仍是克拉約瓦成爲文化首都的一大挑戰，但顯見政府的決心。

雖然整體情況不盡如意，劇場獎卻因有由艾克編舞的雙人作品《柴斧》(Axe Secura) 作結而令人舒一口氣。舞作由他的妻子 Ana Laguna 和舞者 Yvan Auzely 聯合演出，置放在台中的大塊柴木在舞者揮動的斧頭下被瓦解，斧頭與柴塊碰撞的聲音，與即時噴發出來的木屑，前者在視覺和聽覺上展示的暴力對照後者在空間上產生的詩意，在舞台上令這個看來是日常的行爲敷演成一個充滿意象的空間，加上兩位資深舞者，正正不是年輕的身體，因此處理能量的遊刃有餘進一步把力量的演化與身體的萎靡對置準繩，人與自然的較量在這裡顯得既無力也張狂。這個短短約十五分鐘的舊作選段，竟然是劇場獎最動人的演出。



■ 波默拉專題討論設讀劇環節。



■ 在劇場獎舉行前一星期進行的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



■ 德國劇場導演克里根堡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評語。

舉重若輕的南非音樂劇場《馬克白》

如果說2016年是「馬克白年」，澳門藝術節的南非音樂劇場《馬克白》，就肯定是其中最好玩的改編。傳說中，《馬克白》是一齣被詛咒的劇目。根據鄧樹榮引述，基於劇場行規和傳統，行家不會直呼劇名《馬克白》，只隱晦地稱之爲「蘇格蘭話劇」(the Scottish Play)，以免在排練過程中發生一些「不吉利的事」。未許不是因爲傳統或所涉及的權慾殺戮血腥夢魘等主題因子異常沉重，《馬克白》的改編，不論是黑澤明《蜘蛛巢城》、波蘭斯基《浴血金鑾殿》、紐約虛擬實境劇場 (Immersive Theater) Sleep no more，還是將之工藝化爲東方劇場版的鄧樹榮《馬克白》，都傾向於在揮之不去的濃重鬱悶氛圍中經營。當南非第三世界失序藝團改編《馬克白》爲當代音樂劇場時，一齣舉重若輕的《馬克白》，終於誕生了。

南非《馬克白》的音樂部分，脫胎自威爾第的兩個半小時歌劇樂章，比利時作曲家卡索爾將之濃縮爲100分鐘的當代音樂劇場版，由巴爾幹半島的無疆界管弦樂團演奏。她的骨幹情節本來半點也不輕鬆，導演貝利施魔法移山填海爲非洲關懷，把原著設定的十一世紀蘇格蘭故事，移植到廿一世紀初的非洲剛果政變、總統遇刺身

亡的歷史之中，並把盧旺達大屠殺、胡圖族滅族的非洲背景編織進去。南非《馬克白》甚至創造出一支由剛果東部衝突區難民組成的表演隊伍，機緣巧合發現了一個業餘劇團所遺下的「道具箱子」，裡面滿載曾在殖民時期演出威爾第歌劇的樂譜和戲服。倏忽間，表演隊猶如打開《馬克白》的潘朵拉盒子，另類穿越。劇中甚至在屏幕投影中大力編造表演者的身世——男子三人合唱組的身世無一不是浮世哀歌，從前分別是非洲內戰中的難民、童兵和戰俘——直接把觀眾捲入多層次的故事迷陣。

南非《馬克白》，由迷彩服、衝鋒槍、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和國際貨幣價格、股市升跌的圖表組成。除了抓緊關鍵情節、去除枝節繁瑣的人物關係，明顯着力於抒情及描繪馬氏的親密夫妻關係。最突出的部分，自是將一系列《馬克白》經典細節日常生活化，南非馬夫人絕非什麼性感尤物，只是一名在家洗衣的普通肥佬奶，並把電影《蜘蛛巢城》中，馬夫人不斷心悸洗手 (washing hand) 的場景，幽默轉化爲手洗衣物 (hand washing)。洗衣之際馬克白 WhatsApp 告知老婆剛於森林中遇見三名女巫 (由三名洗衣肥佬兼任)，預言馬氏將會

成王。馬夫人滿手泡沫地在胸前掏出電話看信息，WhatsApp 文字投影在屏幕上，馬夫人滿肚密圈地笑了。

勸誘夫君弑君造反的「遊說」部分，更被改編爲馬夫人穿上閃片歌女晚裝，在夜總會舞池中獨唱，配以繁星點點的燈光，所唱的內容卻是陳述鄧肯殘暴、殺掉鄧肯後你將黃袍加身種種，配以略帶黑人怨曲的音樂風格，如泣如訴地勸夫殺人奪位，落差相當誇張離譜，情境絕妙。刺殺鄧肯一場由屏幕投影和 black out 交代。再度出場的馬生馬太由其貌不揚的肥佬肥婆，搖身一變爲身穿豹紋時裝、戴上粗金鏈的暴發戶，軟癱在豹紋沙發上不可一世。正在春風得意，男子三人合唱組合登場數算馬克白的暴政，又與外國勢力勾結，任由外國勢力世界資金無限滋長。一句「國際貨幣基金也管不着」的唱辭，戳破馬克白成王也不免得力於歐美的金權遊戲。末段，馬克白被殺，換上新執政者，投影中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胡圖族與圖西族的種族滅絕黑白



■ 《馬克白》

新聞片鑲嵌進去，成爲馬克白故事的歷史背景，控訴着非洲多少年來，淪爲第一世界金權角力的玩物。劇中的巫語造王，權力傾軋看似遙遠荒誕，實則傀儡左右上落如走馬燈，原是跨國資本和權力橫行無忌的結果。一切不但超越時空，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縱然故事如此令人透不過氣，南非《馬克白》通過當代音樂劇場的便利，將舞台表演的主旋律調校爲相對世俗化、綜藝化、卡通化。即如世界名牌不斷出現、MV 或演唱會般的華麗設置、暴發戶種種炫富場景、肥佬肥婆的惡俗醜陋形象，再加上糖果色的多媒体動畫片，把原著中架構恢宏 (也細碎的權慾鬥爭故事，濃縮爲一部嬉笑怒罵卻帶有淡淡哀愁的非洲漫畫。她的大開大闔、舉重若輕，亦爲莎劇在跨時空的表演藝術價值和可能，寫下精緻有趣的一章。